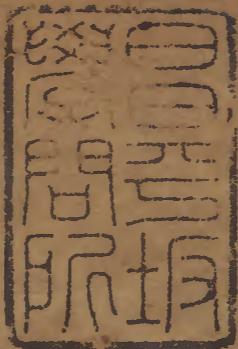


學子規類編

四之六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一函	三四冊
------	-------	----	-----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號	一函	三四冊
------	-------	----	-----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33)
	函號	299	47



學規類編卷之四

淺草文庫

古田楊振綱明憲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曰生

全校

漳浦蔡世遠聞之

候官廖鳳翮長傳

諸儒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

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嘗覺讀書有令人喜

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

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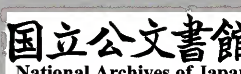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讀書少則無由
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
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
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
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
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
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
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
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
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
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
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
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
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
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襯
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
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 讀書先
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
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
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
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觀書但當虛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
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
自欺之患矣 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
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
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
人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
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嘗見人云大凡不公
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

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
看文字猶更自有窒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
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
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
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
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
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
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
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

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觀書當平
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
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曉崎却教當時人如何
曉 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
推之使高鑿之使淡是未必真能高淡而固已離其本
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
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
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
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
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

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整齊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

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習寬間不可貪多 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

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
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
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
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
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
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
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 讀書窮理當體
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
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

益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
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
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
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
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
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
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
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
嶮岫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

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

是爾更無別法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

學夫類編 卷之四
讀正經行作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
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
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
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飢飢不安一似倩得人來
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
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
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
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
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
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

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
讀別無方法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
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
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問不知
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
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
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
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
曉不得緊要處過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韓退之
謂沈潛平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

學規類編 卷之四
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
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
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
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
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
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曾說這許多言
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胃
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
因說如今讀書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
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 講論一篇書

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滾作一片方是去
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落在心中皆說得
去方好 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
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
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
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瞻地便是存心豈
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 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
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
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
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

學規類編 卷之四
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
看此可見 讀書工夫莫草畧近日學者多緣草畧過了故下梢頭儘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于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

何必讀 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着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 觀書須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

更須反覆玩味 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淡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畧說過便休也 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着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二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

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淡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淡沉方有得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方當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

旋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
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
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
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
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
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
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
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
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 學者當以聖
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

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
無由明耳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
不可助長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
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
用得 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
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
徑急而反疎緩也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
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
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
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

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

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

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淡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 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

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

學規類編 卷之四
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淡難易有所取舍自然

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問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浹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畧綽說過須是

心曉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
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
看一書若雜然竝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
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
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
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
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
心醒則看愈有力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
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
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

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書宜少看要
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
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
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
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看未到
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
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近毋遠 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
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嘆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

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

學規類編 卷之四 正讀書
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
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
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
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
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
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爲
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
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
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

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
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
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
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
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 某嘗謂
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
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
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
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
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

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質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慣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

故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讀書須是看若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出入得看見縫

罅時脉絡自開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
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
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
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
脉絡自有貫通處 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
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
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
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
春秋于心靜甚事後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
出 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胃令其平易廣闊

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
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口地陘隘無處著工夫也
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
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
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
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今人觀書
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
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
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煞向何處
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

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逆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提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休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竝

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

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
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使用
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
不知年歲之老 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
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
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
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
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
終是無工夫不得力 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其取以示
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
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

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
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
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
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而受蔽
與涉獵者不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
可同日而語

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
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
拈得些小便把己意硬放入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
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如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
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
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
向任己見說將去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

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

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 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規類編卷之五

閩縣陳仁子容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一後學

福州張文吳峴玉

福清薛士璣仲箕

仝校

候官廖鳳翽長傳

諸儒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

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庸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畧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

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淡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

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 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

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浚揆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 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都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 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學

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
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爲障而兀然坐
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看孟子與論語
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意
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
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
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浚思不通然後考諸先
儒小註而講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
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
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

善端之發惟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
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
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
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功然後以次漸讀諸
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
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
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
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
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
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需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

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

之急務也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 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

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任 問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

學規類編 卷之五 正誼堂
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
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慮看正須於那無疑慮看蓋工
夫都在那上 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慮且漸漸思
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步
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
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
何所不有 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蓋太
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

下放開闊看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
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
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
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
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看文字須大段
著精彩看聳起精神監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
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
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 凡看文
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
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

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

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 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

學規類編 卷之五
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不

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其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于細者蓋要人字字與其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潛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已意前

學類編 卷之五
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
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
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
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
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
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
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
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
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

何異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
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
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明邪
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爲學之
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
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
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 後學讀書
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
有等級 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素尋究者
爲可畏耳

薛文清曰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大有
得 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
意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真村學小兒讀誦聞高聲又
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朱子曰童遇云讀書千遍
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
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
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
大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涸
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
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胡敬齋曰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
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
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川聰明者潛心積
累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
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
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
去故適足爲心之害也

羅整菴曰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
悠遠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強
解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

似乎枉費心力若真欲求道斷不在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學規類編卷之六

閩縣林中桂永繼

福清蔡其默緘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纂

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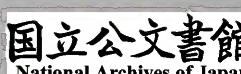
候官方 矩良邴

全校

鄞縣洪世翰簡齋

讀經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尙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

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

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

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卽便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

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

無曉崎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經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任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

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
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
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
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
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問看易曰未
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
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
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
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其枉費許多年
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

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
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 問近看
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
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
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
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
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
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
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
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問

學卦類編 卷之六 五 正宜堂
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骨髓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骨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

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

學苑類編 卷之六
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于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

貼 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薛文清曰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于所從 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卽敬慎之意 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原出于此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

曰明道先生談詩竝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
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朱子詩傳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淡
矣 春秋詞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不言事應而
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于後者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禮曰
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
存焉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此言與太極圖頗相合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

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
當無以加也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堯時
堯照見他心術毫髮不隱如共工則曰靜言庸違象共
滔天于鯀則曰咈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
出鯀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馭
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
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
荀彧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恕劉元城
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
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詩所以能興

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心自然歆動和暢 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于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為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

行事于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脚步正在此立

羅整菴曰虞書之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為已發則將何者以為大本乎 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為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係于有節無節

爾

論解經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
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
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
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
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淡處如
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淡遠得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
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
象東京士人尙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
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
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
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
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
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
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經書有不可解處
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某解書如訓
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
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
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

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讀史

程子曰其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常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胷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 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踪跡問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

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
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
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概自漢以來只是
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概范唐鑑
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
了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
忘了口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
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
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
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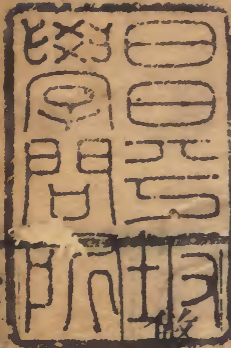
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
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
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
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
書也 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
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
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
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 于定國爲
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

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
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
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
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 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
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
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
統源流相承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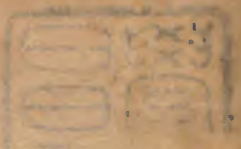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
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
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
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
此夸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
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
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
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
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
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分類編 卷之六

三

正



此類其而三折...

此類其而三折...

此類其而三折...

此類其而三折...

此類其而三折...

此類其而三折...

此類其而三折...

此類其而三折...

